

以 Peter McLaren 革命多元文化主義 省思國中社會科教科書之多元文化觀

馮美滿*

摘要

Peter McLaren 藉由透視白人意識，破除對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的迷思，深化多元與差異的議題，提出抗拒後現代主義之實踐戰術，並回歸人文馬克斯主義，為弱勢族群發聲，建立多元聯盟，以期解構資本主義與主流霸權之掠奪，讓多種文化並列前進並保持完整，重建社會之平等與正義。

本研究運用理論分析法對 McLaren 革命多元文化主義作內容分析，並以此對臺灣國中社會科教科書之多元文化觀進行反思，提出國中社會科教科書之多元文化教育。首先應破除教科書中主流漢人意識之迷思，進而解構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之假慷慨，再藉由抗拒後現代主義之批判教學論，解構資本主義所造成的不平等，最後，並以教育場域發展師生的對話實踐與批判意識，培養公民意識，達到轉化社會之目標，以期平等的對待臺灣弱勢族群，彰顯文化的多元性。

關鍵詞：革命多元文化主義、白人意識、抗拒後現代主義、人文馬克斯主義與批判教學論

* 第一作者(通訊作者)為國立中正大學教育所博士生
Email:f3704395@yahoo.com.tw

投稿日期：2015 年 5 月 28 日；修改日期：2015 年 10 月 27 日；接受刊登：2015 年 12 月 23 日

壹、前言

「如何發展一種多元文化主義，不只可以關注在種族、階級、性別、性傾向等差異上的文化、歷史的特殊性，同時，又可以在平等和正義的普世原則下，關注多元的他者的共同性。我們可以如何發展出一種對差異的了解，又可以避開對他者本質性的執著？」（蕭昭君、陳巨擘譯，2003：410）

近年來興起「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如何平等的對待弱勢族群，彰顯文化的多元性，成為一個世界性的議題的表現（洪泉湖，2005）。但多元文化主義的根本問題是如何在差異與普遍價值之間，對抗一元性的霸權壓迫，同時避免不同文化之間的失去交集而各自遊戲，而形成具有積極性與建設性之教育？研究發現許多學者為了化解普遍對差異的壓迫，欲以多元文化主義解決此難題，而此難題亦是「現代主義」(modernism)與「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之兩難。「現代主義」中的「普遍」成為壓迫的巨型論述，而「後現代主義」若將「差異」無限上綱，則將招致虛無主義與相對主義的批評，使得多元文化主義陷入虛無、放棄理性、對現狀投降之表現。故普遍的宰制將會威脅族群之差異性，而過度的差異將會使多元文化主義促進弱勢族群地位的理想流於幻想。因此，無論是普遍或是差異，均可能成為多元文化主義的障礙(錢克瑋，2008)。故本研究之動機乃是希望發展一種多元主義，不只可以關注在種族、階級、性別、性傾向等差異上的文化、歷史的特殊性，同時，又可以在平等和正義的普世原則下，關注多元的他者的共同性，以期平等的對待每一個族群。

研究發現當多元文化主義陷入搖擺於普遍與特殊之間的難題而急需尋出路時，Peter McLaren(1995: 122)直指美國的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是以大熔爐(melting pot)之同化論，實際上成為掩飾現實社會不平等的化妝品，反而成為種族主義、性別歧視的幫兇，完全違背多元文化主義的初衷。故 McLaren 將其多元文化主義命名為「革命多元文化主義」(revolutionary multiculturalism)，他主張唯有以人文馬克斯主義為立論基礎，才能化解種族與性別的問題，這也是革命多元文化主義的基本預設。他以回歸人文馬克斯主義，關懷多元文化社會中的弱勢族

群，並應從物質的角度思考多元文化的議題，如此便會認知到多元文化社會中種種壓迫者與受壓迫者的衝突皆為階級鬥爭的變形。因此，必須以唯物辯證法的思考模式，相信資本主義因其內在矛盾將走向滅亡，並變革成更為平等的社會，而這必須經過革命的實踐（錢克瑋，2008）。故本研究之目的以 McLaren 革命多元文化主義省思國中社會科教科書中的多元文化觀，試圖為臺灣的多元文化教育尋求出路。

臺灣長期處於政府的威權統治，人民早已認同漢人意識，故對於近年來興起的多元文化主義之議題，往往是一句話帶過或是避而不談，儘管歷來多元文化課程幾經轉變與調整，表面上似乎意在匯融多元的文化特色與價值內涵，但其作為當權者模塑主流意識，排擠弱勢族群文化的色彩仍昭然若揭（張建成，2000）。雖然教育部自 2001 年起實施九年一貫課程改革，對課程作諸多改革，其課綱明確標示以學生為主體，以生活經驗為重心，以培養現代國民所需之基本能力（教育部，2008），但在國中社會科課程中，研究發現其社會科課程似乎欠缺一個現代國民所應具有的基本多元文化之理念，故研究者審視今日國中社會科之教科書，從中檢討其多元文化之理念，以期健全國中社會科教科書之多元文化教育。

基於上述之研究背景，本研究採理論分析法，主要以 McLaren 革命多元文化主義之理論作內容分析，進而將其理論運用於臺灣國中社會科教科書中，省思國中社會科教科書之多元文化觀，並為臺灣的多元文化教育提出建言，以期建立學生健全之多元文化觀。而 McLaren 革命多元文化主義之理論主要以《批判教學論與掠奪文化》(Critical pedagogy and predatory culture)、《校園生活》(Life in schools)、《革命多元文化主義》(Revolutionary multiculturalism)為研究對象，輔以他所編著《教育理論中的馬克斯主義對抗後現代》(Marxism against postmodernism in educational theory)和《邊界之間》(Between borders: pedagogy and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studies)，並參考其相關著作及論文。國中社會科教科書則以翰林（2013 版）國中社會科教科書為研究對象，此乃根據 2014 年國中社會科教科書市場佔有率之調查結果，該版本為市場佔有率最高，即使用者最多；再者，翰林(2013 版)國中社會科教科書通過教育部（2008）課綱之審查，完全符合教育部之課綱

精神與基本知識需求，故本研究採用之。

本研究以 McLaren 革命多元文化主義理論之內容分析，探討白人意識之建構，提出抗拒後現代主義(resistance postmodernism)，積極的為多元文化教育尋求出路，而在臺灣國中社會科教科書中，首先應破除教科書中主流漢人意識之迷思，對教科書的內容作省思，進而提出可行之建議。

貳、Peter McLaren 革命多元文化主義之內容分析

McLaren 革命多元文化主義首先是挑戰白人意識，藉由破除、解構白人意識，進而提出抗拒後現代主義，並回歸人文馬克斯主義，以期多種文化並列前進，重建社會的平等與正義。

一、對白人意識之挑戰

McLaren 認為革命多元文化主義必須對白人意識有所瞭解，理解白人意識是如何經由社會建構的過程，而變成一個看不見、隱形的標幟，破除白人意識之迷思，讓「他者」得以因此存在、現身以及被定義。在「第三空間」中，其他的立場得以浮現，新的權威結構出現的可能性、新的政治願景、視野，得以開展（蕭昭君、陳巨擘譯，2003：412）。在美國歷史發展上，白人優越意識對其他種族帶來深具破壞性的否定、解體和毀滅（蕭昭君、陳巨擘譯，2003：433），因白人意識無所不在，所以它很難清楚的被指認、被挑戰，也很難與我們的日常生活劃分清楚。故 McLaren 指出以白人意識作為扭轉真實的場域，我們必須清楚指認它是一種文化與意識型態，存在於特定的政治、社會和歷史的安排關係中。

M. Wray 和 A. Newitz(1997: 3-4)明確指出：

「白人意識是一個無形的存在，他們是標準，其他的人都要依這個標準接受評價，其他的人也發現他們想要變成標準的一環。因此，白人意識無形的身影，助長白人優越主義、白人特權的存在，也助長了以種族為導向的歧視運作。讓白人意識變成是白人看得見的特質，曝露相關的論述、社會和文化的作為，以及那個罩住白人意識的託辭和隱藏它的宰制效果的經濟狀態，這些都是任何抵抗種族歧視的運動實踐中必要的做法。」

因此，白人意識代表一種超我，是社會價值、自我價值和道德的標準，而黑人意識是被壓抑的，且變成等同自我的那個不喜愛、惡劣的一部分。而今日美國當前對種族的法律定義，則是包含無視於膚色的色盲(color-blind)規範，將種族跟社會身分認同以及種族意識覺醒現象，乃是完全斷裂。在色盲的論述下，白人意識與黑人意識都是被視為中性、不具政治意涵的膚色描述，而且與支配和被支配的社會現實無關，也跟階級、文化、語言與教育等社會屬性無關，即色盲的概念可以彌平權力和特權的關係，使之平衡、對等的存在。故色盲主義是一種種族壓迫的形式，因為它否認了白人支配、壓迫黑人的歷史脈絡（蕭昭君、陳巨擘譯，2003：443）。故美國主流社會將充斥種族主義的社會現狀美其名為「大熔爐」，實際上是亟欲以白人文化為核心同化其他種族文化的意識型態，用來掩飾對弱勢族群種種壓迫，並不知不覺、天真素樸的自稱「色盲」，此種「大熔爐」的假象打擊了族群的多元性，使弱勢族群受到壓抑的事實也因此被忽略（錢克瑋，2008）。而 Joan Copjec 指出美國是一個大熔爐，所有的公民都被稱為美國人，這不是因為我們共享任何積極的特徵，而是我們被賦予擺脫自我之特徵，放棄自己的積極認同，因此，我是一個公民，這是民主的獨特邏輯（Giroux & McLaren, 1994: 202）。Renato Rosaldo 更明確指出這個過程稱為：「文化剝離個人前文化而成為透明的美國公民，我們揚棄自己的文化而成為美國公民，在不知不覺中被同化了。」（Giroux

& McLaren, 1994: 202)故白人意識乃將黑人意識包容吸納，使白人意識充分發揮無形的作用，而白人意識是集體利益與欲望交會的複雜現象。就統治階級利益的觀點來看，白人種族歧視變成是為了達到集體目的之理性工具；就白人勞工階級，它是不理性的，是一種虛假意識的形式（蕭昭君、陳巨擘譯，2003：471）。

I. E. Haney Lopez(1996: 191)指出：

「透明、無形的白人意識觀點需在機會、脈絡和選擇三個概念交會重疊之處才能解構。機會指的是那些我們無法掌控的特性和家世；脈絡指的是那些附著在種族概念上的特定脈絡意義，種族被加以指認、建構和論辯的社會環境；選擇指的是對社會中各個成員的出身意識性的選擇。」

他認為機會與脈絡並非種族決定的因素，「種族選擇必須在特定的脈絡下才能做決定，即某些物質上和意識型態上的脈絡，界定可以選擇的範圍，同時也限制那個行動的意義。……在種族瀰漫整個社會的情況下，在日常生命的舞動中，我們經常對種族議題，進行充滿意義的決定」（Lopez, 1996: 193）。故廢除種族歧視的新希望是拒絕將白人意識定位在只是反種族歧視的他者，需要讓白人反問自己，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白人意識如何影響他們的身分認同，以及他們可以做些什麼抉擇以避開白人意識。

因此，Lopez(1996: 193)提出解構白人意識的三個步驟：

「首先，白人必須克服自己的無形和種族歸化無所不在的效果，才能夠認清他們身分認同上的諸多種族的面向，才能特別關注到他們的日常行動，一方面受到白人意識的影響，一方面則再度確認肯定他們的白人意識。第二，他們必須認清並且接受脫離白人身分認同所帶

來個人和社會的後果。第三，他們必須每天進行選擇對抗白人意識存在的過程。」

而選擇採取上述行動的困難，乃因我們每個人在毫無意識的接受一個種族化的身分認同時，基於對自我循環式的定義，故白人很難跳脫在白人意識之外。白人跳脫此意識，是一種自覺的政治選擇，是一種深刻的社會批判意識，也是一種對社會正義的承諾。McLaren 指出：

「白人意識也是一種意識型態的形塑過程，它轉化為一種生命的原理，轉化成一種社會關係和行動的集合體。因此，我們必須將白人意識當作是關鍵的連結點來了解，當作是一種社會象形文字的集合體，在它的外延意義和內涵意義重點之間，不斷來回移動，端視他的元素如何組成，以及它運作的脈絡為何。」(蕭昭君、陳巨擘譯，2003：465)

故他相信白人意識是可以轉化的，他強調白人意識不是本質，而是具有可塑性的論述，他認為可以藉由白人個人的反思與集體的對抗力量，使個人與社會中的白人意識問題獲得解決，前提是必須從每一個白人做起：當白人在面對自己的白人意識時，反思自己的白人意識，並從事反抗白人意識的行動，為社會正義的承諾扮演積極的角色，這才能真正的落實對抗白人意識。同時，他主張將所有認識的白人意識加以否定、解體和摧毀，以一種批判力量的形式，為它重新命名，並創造出各種敘述聲音可以浮現的新空間，以投入社會抗爭，為那些被壓迫團體爭取利益(蕭昭君、陳巨擘譯，2003：465)。故今日我們可透過如同對白人意識之解構，進而解構教科書主流中的漢人意識，使得多元文化意識得以彰顯。

二、對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的迷思之批判

保守主義者乃是站在國家統一的立場，其對多元文化主義之預設：「美國社會根本就是由和諧一致的社會關係組成，進一步而言，美國社會大致上是一個共識的場域，不同少數族群的觀點只是附加上去的」（蕭昭君、陳巨擘譯，2003：411）。他們預設一個和諧的空間存在，同時差異不會因為衝突而受到任何影響，可以和平共存，其國家的公民都是可以超越歷史時空、形上抽象、自發性的存在，對於「正義」的觀點，認為正義早就存在，只需平均分配。而保守主義者為保持其既得利益，嚮往的是和諧的社會秩序，故避免任何的衝突而主張普遍主義 (universalism)，他們反對「差異」(difference)，認為差異將帶來秩序的破壞，因此，保守主義者強調的是「多樣」(diversity)，此多樣指的是數量上的多樣，而「大熔爐」就是多樣的代表性思維，只要在「共識」的前提下融入主流社會。

McLaren 認為這樣的「多樣」僅限於表象，預設了文化的封閉性，忽略了文化本身能夠演進，文化之間也會互相交流、衝突與壓迫 (McLaren, 1995: 123)。事實上，保守主義的多樣乃是掩藏在和諧的表面下，造成不平等的政治經濟關係，使少數族群成為主流文化的附屬品，但在本質上卻是一元文化的同化論。更甚者，某些保守主義帶有一種「生物決定論」(biological determinism)，把生物學與宗教之使命結合，認為種族之間天生就有位階之高低，而白人之優勢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自然選擇，也是上帝的眷顧，因此，有色人種受到白人的統治是天經地義的 (McLaren, 1995: 123)。而 McLaren 認為這些保守主義嚴重威脅了多元文化主義的開展，其背後的意識型態就是種族歧視，故 McLaren 指出「在討論多元文化教育時，我們必須要囊括同時超越多元和接納的政治學，而多元和接納的論述前提，建立在同化和共識的潛在的預設上，只是在服務新自由派的身分認同的民主模式」（蕭昭君、陳巨擘譯，2003：446）。新自由派的民主乃是打著多元的大旗，事實上卻默默的在支持資本的累積，是一種再製歐裔美國人國族優越主義迷思所建構出來的種族歧視之刻板印象。而新自由派的民主是屈服於多元文化主義的再殖民化之過程，乃因為他們無法挑戰當前的反平等法案、社會福利改革動作中對

「差異」所潛藏的意識型態之預設。就此而言，有色人種仍然是被迫處於在一種困境當中，等待被囊括接納進入具有自覺的普同權利的國度，改寫他們被迫放逐不具美國公民權益的命運（蕭昭君、陳巨擘譯，2003：446）。在自由主義的普遍、平等原則的施行下，往往容易造成族群的差異被忽視，甚至被同化、排斥的反面效果，導致弱勢族群因而處於永久性不利的地位（Young, 1990: 158-159）。

自由和保守派提出神話的存在代表歷史衝突的不理性部分已獲得潤飾，這是文化虛偽與不誠實的觀點，它們假設正義是存在的，只需要平均分攤，實際上，正義需要被創造，需要不斷抗爭才能得到（Giroux & McLaren, 1994: 201）。自由和保守派的多元文化是同化的政治，因我們確實是生活在共同平等主義的文化中，多元民主的特權團體已封閉自己的優勢，形成沒有差異的共識（Giroux & McLaren, 1994: 201）。而 McLaren 對左派自由主義的多元文化主義的批判，基本上可以說就是對後現代主義的反思。因此，McLaren（1995: 125）認為將文化差異本質化是忽略了差異的文化往往是來自於歷史與社會的建構，而族群間權力的不平等也是壓迫的來源，故本質化的預設乃是缺乏對歷史的理解深度與社會結構的認知，也因此，對於個人經驗的討論不應不證自明的賦予政治正確性，是必須與整體社會結構作連結。故本研究藉由對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的迷思之批判，將教科書與整體社會結構作連結，以期在教科書中建立種族平等之多元文化觀。

三、以抗拒後現代主義承擔後現代主義之問題

McLaren 指出多元文化主義應與被壓迫群體的生活經驗作更廣泛的聯結（Giroux & McLaren, 1994: 198）。美國平等主義的大熔爐已走調，不是尊重差異。用後現代批判來檢驗當前保守主義與自由派的多元文化主義，採用替代性分析，對於解放政治有其限制性，但可提供教育者與文化工作者新的問題意義、差異性和多樣性（Giroux & McLaren, 1994: 198）。後現代主義對現代主義之批判：「拒絕現代主義認識論的基礎或敘事、實證主義的科學權威，解構歷史的統一性，從他者、性別、種族、階級建立自己的歷史，在文化、語言與自由產生自己的意義與論述」（Giroux & McLaren, 1994: 196）。後現代的批判是超越政治、意識型態、經

濟，改造世界社會、文化與經濟。後現代主義從詮釋學與黑人文化出發，衝擊主流文化，成為歐洲中心的敘事形式與黑人文化的新技術。現實歷史是白人至上主義與父權制，黑人文化仍處於粗糙的邊緣(Giroux & McLaren, 1994: 197)。批判後現代主義者批判多元文化已被困在民主的邏輯中，在後期資本主義與民主的詭異下，公民被邀請去清空所有種族或民族認同的方式，這樣，他們是赤裸的站在法律的面前，形成一個大熔爐(Giroux & McLaren, 1994: 202)。後現代主義對民主是一種建立正式的身分而給予認同的幻覺，同時消除差異，這種文化實踐形成有主體而沒有所有權。全球歐洲白人的支配無所不在，造成文化的理想規範是對抗在地文化的多元主義(Giroux & McLaren, 1994: 201)，因此，McLaren 提出抗拒後現代主義來承擔後現代主義的問題。

McLaren 認為後現代理論的論述理論與文本分析有助於在教育現場中檢驗學校如何透過論述、理解系統(systems of intelligibility)與再現實踐(representational practices)去生產與再生產各種不協調的權力關係，使得性別不平等、種族主義與中上階級的優勢等不正義之現狀獲得省思(McLaren & Farahmandpur, 2002: 245)，並將這些因素連結到學校教育實踐中種族、性別與國族認同型塑，使教育工作者能以一種批判的眼光看待教育現場中認同論述是如何形成的。因此，McLaren 肯定後現代主義為教育帶來的部分貢獻，但他更在意後現代主義漠視資本主義所帶來的痛苦(McLaren & Farahmandpur, 2002: 42-43)。

在全球資本主義的現狀下，McLaren 指出：「對於以一種基進的觀點去挑戰所有社會領域中資本主義法則所造成的不平等來說，後現代是一個障礙(obstacle)」(McLaren & Rikowski, 2002: 3)。既然後現代是一個障礙，故 McLaren 提出「抗拒後現代主義」，表示文本乃是意指物質實踐與社會關係衝突的形式，我們可以重寫文本以作為新的意識型態。差異是透過真實的社會和歷史的衝突而政治化，歷史的不可判定性可作為階級的抗爭、權力與特權的非對稱性關係。差異性理論是作為社會衝突穿越意義的影響(Giroux & McLaren, 1994: 199)。藉由批判本身的實踐，喚醒對文化霸權的主體認識，並透過批判的實踐以取得抗爭。Scott Lash(1990)稱「抗拒後現代主義」為「有機後現代主義」(organic

postmodernism)，試圖超越認識論的懷疑論與虛無主義所關注的語言商品化、勞動與社會的生產關係，重新將文化融入自然與物質環境進入高度現代化。

後現代主義與自由保守派在多元文化的共識上，導致多元文化的政治在很大的程度上忽略權力與特權的運作，排除與遮擋全球性或權力結構作為意識型態和整體關係。同時，這個共識也預設差異是可以在和諧下共存的，這樣的共識是危險的，因為差異是不能用公式來表示，知識是在歷史上被鑄造的，權力構成差異的關係，而知識、主體性、社會實踐是在不相稱與不對稱的文化領域中被鑄造(Giroux & McLaren, 1994: 201)。因此，抗拒後現代主義是反抗民主的邏輯性，提出個人必須隨時重新思考身分認同與差異的關係，理解自己的種族在政治上的位置，發現自己的種族，理解傳統與文化遺產，提升創造力，透過歷史敘事，建構自己的故事與歷史，恢復自己的文化，成為新民族或新興民族。故抗拒後現代主義在權力、論述、文化、經驗與歷史的特殊性在其脈絡上探求身分的認同，闡述身分與差異之間，銜接到邊緣群體，超越本質與狹隘的民族認同，使他們在全球化下也有平等與社會正義(Giroux & McLaren, 1994: 203)。

McLaren 認為抗拒後現代主義的「差異」是透過有意義的政治，是可以被理解的，反思當前政經關係，瞭解權力的不平均分配，故差異是歷史與文化建構出來的。而美國當前的多元文化主義乃是忽視各種文化群體之複雜性，以同化的大熔爐理論來看待黑人、拉丁裔和其他有色人種的種族問題，這是一種狹隘的國族主義，是拒絕嘗試非殖民化的身分認同，造成其意識型態與文化霸權作為同化與喪失批判歷史的能動性。故我們需要移動超越「非此即彼」的同化與反抗邏輯，讓多種文化並列前進並保持完整(Giroux & McLaren, 1994: 206)。故在國中社會科教科書中可採行抗拒後現代之理論，超越「非此即彼」的同化與反抗邏輯，讓多種文化並列於教科書中，以建立健全的多元文化觀。

四、深化多元與差異的議題

McLaren 對多元文化主義的再思考：不只是「多元」，還有「差異」的問題。「多元」是一個主流、自由派的說法，強調多元、民主和社會的重要性，但「多元」同時影射一種「透明的規範」，這種透明的規範是由「主人社會」的人所建構與落實，以創造共識（蕭昭君、陳巨擘譯，2003：412）。在這樣的規範式的座標上，我們可以發現多元文化的位置，同時也包含了文化差異。差異必須由意義化的政治學所製造，即經由反省既存的經濟、政治關係下的意義化實踐，才能瞭解差異的意義。故「差異」可視為是社會意義化的形式，透過經濟和意識型態的意義組織過程，特定團體和特定特色被塑造為「差異」、「不同」（蕭昭君、陳巨擘譯，2003：414），因此，「差異」乃是歷史、文化建構下的產物。

對於弱勢團體，I. M. Young(1990)提出「在主張被壓迫團體擁有特定的文化、經驗、社會生命觀點，以及人性的積極意義」的政治學下，主張團體差異的積極面向，「差異」乃是將不同團體放在一種彼此互相關聯的位置上，而不是二元對立的存在，因此，也避開將差異解讀成排除或宰制。

「當我們積極認定被壓迫團體的文化、屬性的價值和特殊性時，最重要的是，它會導致大家對主流文化的相對性重新思考。當女性主義者肯定女性敏感特質的存在效度以及培育、照顧行為的正面價值時，或當同性戀團體將異性戀的歧視描述為恐同症，正面描述自己的性傾向以及不斷地自我提升，當黑人族群肯定看待自己非裔美國人獨特的傳統時，這些都強迫主流文化第一次去發現自己的特殊性，原來自己是：盎格魯、歐裔、基督徒、男性、異性戀。在被壓迫團體堅持自己特殊的文化和經驗具有積極、正面的價值時，這種政治鬥爭讓主流團體愈來愈難將他們的規範，宣稱是中立、放諸四海皆準的價值，也很難將壓迫團體的價值和行為，建構成脫軌、變態、或低劣的。」(Young, 1990: 166)

上述的觀點反映一種抗拒、排斥的政治學，挑戰既有的建制化之正式的平等主義，此平等主義是根植於白人、盎格魯男性、異性戀的世界上（蕭昭君、陳巨擘譯，2003：417）。

McLaren 認為在自由派的意義下定義差異，只是圍繞在種族、性別、族群、性取向，與民族身份根本無法融合，且永遠處在分化的認同政治上，在機會主義所建構一個共同文化的進程表中，差異只不過是被轉化成「掩飾」，這是一種無法融合、永遠分立的現象。而這種自由派的多元文化主義，正是同化政治學的一切，如 Young(1990)指出：「在遊戲規則和標準都已經被事先決定好之後，再進入這場競賽中，而且要按這些規則和標準來證明自己。」這些優勢團體透過這種倡議，早已鞏固他們的優勢。因此，McLaren 採取 T. T. Minh-ha(1991: 232)之主張：「將多種文化並列，讓各自的領土毫髮無傷，也非接受大熔爐的態度，彌平所有差異。相反的，這個多元文化主義的主張，建立在一種跨文化的接受行動，接受各種可能的風險、無法預期的改道、以及關係斷裂、縫合的複雜。」他認為多元文化主義是建立在跨文化之上，同時讓多種文化並列前進並保持完整。

總體來說，McLaren 致力於處理在多元文化主義常被忽略的議題：普遍與特殊之間的根本衝突。一方面「同中求異」，強調差異以消弭歐洲白人中心主義、父權規範、異性戀主義等普遍主義的宰制，「認可我們的個別性、我們的差異，遠大於我們的共同性」（蕭昭君、陳巨擘譯，2003：422）；另一方面「異中求同」，發展成為一種重視每個主體發聲權利的「特殊的普遍主義」（particular universalism），以馬克斯主義為主軸凝聚受壓迫者差異與多元的聲音，形成多元種族的團結力量，辯證的發展之新對抗戰術。「差異」可視為是社會意義化的形式，透過經濟和意識型態的意義組織之過程，特定團體和特定特色被塑造為「差異」、「不同」（蕭昭君、陳巨擘譯，2003：414），故「差異」乃是歷史、文化建構下的產物。因此，當我們面對教科書中的差異問題時，可採行跨文化之理念，讓多種文化並列前進。

五、回歸人文馬克斯主義

McLaren 在教學的過程中發現那些弱勢族群的學生之所以受到不平等的待遇，乃因社會結構的不平等所致，而社會結構的不平等是因資本主義所造成的惡果，故他將「解放」視為批判教學論與革命多元文化主義的終極目標。為了達成人性的解放，McLaren 主張回歸馬克斯主義的人道關懷，並將批判的焦點轉向資本主義。

馬克斯認為人是透過勞動生產來彰顯自己的價值，並與社會發生連結，即人必須不斷在實踐中產生新的自我理解，認知自己的處境，這種行為導向稱為「解放的知識」(emancipatory knowledge)。但資本主義之發展乃是剝削人類勞動成果的剩餘價值，並以意識型態阻絕人類自我理解的可能性，使勞動不再彰顯人類的價值，勞動只是生活的手段，此即為資本主義社會對人類的「異化」(alienation) (李志成譯，2000)。而 McLaren 革命多元文化主義對弱勢族群的關懷，就是要破除資本主義之異化以及對人類的枷鎖，使人能重獲自由與解放，可以自由的選擇自己的認同而不被歧視，更不會因自己的族群差異性而遭到剝削。McLaren(1997: 228-229)重申必須以馬克斯主義的理論為基礎，將個人受壓迫的經驗整合，透過理論的參與而構成解放的知識；同時，致力於理解語言以促使資本主義之政治、社會、經濟結構的再生產，重構語言以解構霸權，使社會大眾能具有批判反省的力量，產生反種族主義、反性別主義與反異性戀霸權的自我與社會轉化的計畫。他曾說：「我愈來愈返回我馬克斯主義的根」，而他對教育的關懷最終仍是以馬克斯主義所訴求的自由解放為主軸。故本研究希望透過教科書之內容培養學生批判反思的能力，以達人性之解放。

McLaren 從對白人意識之批判，提出抗拒後現代主義的超越差異，進而回歸人文馬克思主義，建立批判教學論，為多元文化教育之出路指引出方向。

參、對國中社會科教科書多元文化之省思

本研究藉由 McLaren 革命多元文化主義，省思今日國中社會科教科書之多元文化教育觀，以期平等的對待臺灣弱勢族群，彰顯文化的多元性。

一、對教科書主流中漢人意識之批判

McLaren 認為革命多元文化主義必須對白人意識有所瞭解，以破除白人意識之迷思，讓「他者」得以存在。故臺灣推動多元文化教育之首要工作就是解構漢人意識，理解漢人意識是如何建構的過程，以破除漢人意識之迷思，讓其他的文化得以彰顯。譚光鼎（2008）明確指出「漢人意識」主要表現出的是一種缺乏省思的霸權心態，理所當然的認為社會上一切的設定應是由漢人主導，並認定其他文化的聲音微小到可以直接被漢人所忽略，而這種大漢沙文主義與歐美社會的白人意識並無差異。

從政治層面來看，政府自 1949 年遷臺後，即展開長期的威權統治，故在教科書的編排內容上是呈現大一統的中國化意識與漢人意識，無形中漢人意識宰制人民，而人民亦沉浸其中，無法產生批判反思之能力。本研究從今日國中社會科教科書（翰林，2013：七-九年級）內容來檢視多元文化觀，發現教科書之編排架構仍以漢人意識為主。在歷史篇方面，國中七年級以臺灣史為教學內容，教科書文本內容符應官方知識，從歷史分期來看，自「史前文化與原住民」到「戰後臺灣」，皆以執政者的角度介紹官方知識，其政治意識型態之文本呈現以漢文化為主，透露出官方知識的單向論述特權，可使人民認同其權力，而放棄抗拒的權利；在國中八年級則以中國史為教學內容，完整敘述中國歷史文化之發展，加深學生對中國歷史文化之認識，達到意識層面之認同，使學生無力解構漢人意識，更無法對漢人意識進行批判反思的能力；在國中九年級則介紹世界歷史，著重各國政治歷史之片斷發展，對於文化之介紹則相對較少。透過這樣的歷史科教科書教學，使學生不但無法解構與批判漢人意識，更無法創造自身的文化，而沉溺於認同漢人意識。而近年來，臺灣新住民越來越多，在這樣的教學內容之下，新臺

灣之子只能認同漢人意識，無法與自身文化產生聯結，更無法達到尊重多元文化之目標。

地理篇方面，國中七年級介紹臺灣地理，以豐富學生對家鄉的認識；國中八年級則介紹中國地理，對中國的疆域、地形、氣候、人文與經濟等皆作詳盡的介紹，顯示國中地理科教科書從未放棄大中國化之意識，無形中建構學生之中國化意識，促使學生對大中國之認同；國中九年級則介紹世界各地地理。為何國中社會科教科書獨厚中國地理？是否應將中國地理視為世界地理的一環，以破除中國化與漢人意識，加入多元文化之意識，以期平等的對待每一個民族。在社會篇方面，從個人的成長到社會生活，從民主政治到法律生活，旨在強化學生之民主政治觀，培養批判反思的能力。但從教科書文本中所呈現的知識，發現教科書是將學生視為政治決策與行動中的客體，不管在文字上或圖片裡皆看不到使學生賦權增能的可能途徑。例如：公民運動只有在國中八年級社會篇中論述民主政治，提到「民主政治絕非萬能，可能有行政效率不彰、易淪為多數暴力之缺失」(翰林，2013 八上：141)，在其圖 3-1-15 示威遊行/獨裁國家的人民為了追求民主而走上街頭，要求政府改革，課文中以「2011 年埃及反政府的遊行」、「2007 年緬甸袈裟革命」為例，其課後閱讀則介紹「突尼西亞及埃及的民主革命」(翰林，2013 八上：180)。研究發現國中社會科教科書不論是在歷史篇或社會篇中皆無介紹臺灣之公民運動，顯示政府將臺灣的公民運動均排除於教科書之外，恐有消極抑制學生抗拒行動之可能性，亦使學生無法批判反思，從而弱化主體意識之能力。

本研究根據 McLaren 革命多元文化主義來省思國中社會科教科書之多元文化教育觀，發現學生因長期受教科書之潛移默化下，早已認同漢人文化，在不知不覺中被內化，缺乏對漢人意識有所覺知。故若要發展多元文化教育，首先應省思教科書之內容安排，促使學生對漢人意識有所覺知，進而解構漢人意識，重塑漢人意識，藉由個人的反思與集體的對抗力量，使個人與社會中的漢人意識問題獲得解決，以一種批判力量的形式，為它重新命名，並創造出各種敘述聲音可以浮現的新空間，以重建臺灣意識與主體性，讓臺灣內部的多種文化並列前進並保持完整。

二、對教科書中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的迷思之批判

McLaren 指出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已預設一個和諧的空間存在，同時差異不會因為衝突而受到任何影響，可以和平共存，其國家的公民都是可以超越歷史時空、形上抽象、自發性的存在，而「大熔爐」就是多樣的代表性思維，只要在「共識」的前提下融入主流社會。就臺灣國中社會科之內容安排來看，七年級歷史篇以臺灣史為主，其教材內容皆強調漢人意識，其他文化只要融入主流文化與社會即可；八年級歷史篇以介紹中國歷史文化，亦是加深學生對中國漢人文化之認同，無形中融入漢人文化。而八年級地理篇仍以中國地理為主，這樣的教材內容在無形中建構漢人意識，進而促使學生認同漢人意識。整體而言，國中社會科教科書仍以漢人意識為臺灣的主體意識，若提倡多元文化主義就是一種破壞種族的和諧；暗指在漢人意識的大熔爐之下，各種多元文化只須融入主流意識即可。這種同化論，根本掩飾了現實社會的不平等，成為了種族主義、性別歧視的幫兇，完全違背了多元文化主義的初衷。

對於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之大熔爐迷思，我們應認清我們所處時代的本質，以整體化的概念來看臺灣的多元文化教育之發展。故國中社會科教科書有必要正視差異問題，同時發展多元與接納之教育觀，以整體化的概念發展多元文化。故研究者認為在歷史篇中應以更客觀中立的角度來介紹臺灣史，不應偏重漢人意識；同時，將中國歷史視為世界歷史之一環，應加強論述各國之歷史文化，促使學生對各國之歷史文化有完整的認識。而國中社會科九年級社會篇中介紹「全球化下的多元文化」，雖提及強勢文化會造成文化多樣性的消失，瞭解文化是多元並存，文化只有差異，並無高低優劣之分，肯定傳統的在地文化，並應拓展國際視野（翰林，2013 九下：111-113）。但從教科書的論述中，我們看不到如何以整體化的方式來處理差異的問題，亦看不到如何接納多元文化，書中只提及「面對多元文化，我們應抱持尊重、包容、開放的態度，不以自身的文化為唯一的標準，來評價其他的文化。」（翰林，2013 九下：112）。但文化有強勢文化與弱勢文化之分，故書中應論及在面對強勢文化與弱勢文化之不同的態度，使期學生能平等的面對多

元文化。

McLaren(1995: 125)認為將文化差異本質化是忽略了差異的文化往往來自於歷史與社會的建構，族群間權力的不平等也是壓迫的來源，故本研究建議教科書在歷史與社會的建構時，應兼顧多元文化主義，並與整體社會結構脈動作連結，以達到真正平等之社會。

三、以抗拒後現代主義來轉化教科書內容

McLaren 之抗拒後現代主義主張透過重寫文本以作為新的意識型態，並在權力、論述、文化、經驗與歷史的特殊性等脈絡中探求身分的認同，在全球化下獲得平等與社會正義，其教學是企圖在公正的脈絡中梳理出相同的常識性論述(Giroux & McLaren, 1994:214)。在教室裡，教師置入自己的理論和論述，以作為道德和政治的能動者，並作為民主論述之對話形式的多元聲音，是一種充滿挑戰的對話邏輯的語言之平等的交換。解放從來就不是在記憶的聖殿中創造，而是在歷史的時間性和可能性中，產生論述之間的緊張關係，它是位在「揚棄」要進入「尚未」之中，並尋求內在的烏托邦的意義，它與 Paul Freire、Che Guevara 的革命行動都應被實踐(Giroux & McLaren, 1994: 216-217)。同時，提供老師和學生使用論述，睥睨後現代文化的貧瘠，直視歷史的存在，並假設有一種敘事空間，創造有利的條件，讓學生敘說自己的故事、聽別人的故事，作解放的夢想，而身分認同的形成需在主體性的歷史脈絡中，在內部中制定，擺脫既有的權威，由自己來創造新的戰略與奮鬥聯盟(Giroux & McLaren, 1994: 217)。故國中社會科教科書之多元文化教育可採 McLaren 抗拒後現代主義來轉化教科書內容，同時發展批判教學論。

McLaren 認為多元文化教育應使學生能在對話中產生「意識醒悟」(conscientizacao)作為教育目的，學習 Freire 以「提問式」(problem-posing)取代「囤積式」(banking)的教學模式，突破師生之間的二元對立與矛盾關係，使師生處於對等的同一陣線，並以「批判的語言」對自己受壓迫處境充分的發聲以轉化社會不平等，以「希望的語言」邁向解放的理想(蕭昭君、陳巨擘譯，2003: 367/382)。

除此，應培養學生的公民意識，建立具有批判意識的公民社會。故國中社會科教科書可於國中七年級社會篇中藉由介紹個人與社會生活中，加入提問式的教學模式，培養批判思考之能力，使學生從對自身之批判思考進而達到公民意識之建立；在八年級社會篇介紹民主的政治，除介紹政府組織型態外，更應使學生瞭解自己的權利與義務，進而習得為自己權利抗爭的方式，讓「他者」的聲音得以出現，但在教科書中只介紹參政權（翰林，2013 八下：150），卻使學生無從瞭解應如何為自己的權利抗爭之管道；在介紹政黨與利益團體時，只提及利益團體的目的、主要活動方式、功能與政策面向（翰林，2013 八上：170-171），卻未論及如何使「他者」發聲，如何為弱勢者謀福利；而在國中歷史篇方面，除使學生能瞭解本身的歷史文化，應使學生察覺自己在社會脈絡中的位置，擺脫既有的權威，進而建構自己的歷史與故事，發展自我之主體性，創造出新的戰略與奮鬥聯盟，讓多種文化並列前進並保持完整。同時，應發展師生對話，促使學生在對話中產生意識醒悟，瞭解自己的身分認同，為自己發聲以轉化其不平等地位，並以「希望的語言」邁向自我解放的理想。

四、深化教科書中的多元與差異之議題

研究發現近年來政府雖然提倡多元文化，但在現實生活中卻感受不到對多元文化的尊重與重視，忽視弱勢族群而難以彰顯文化的多元性。儘管多元文化主義已提倡多年，至今成效有限，其面對的問題仍然複雜，猶如張建成（2007）所言：

「多元文化主義的發展，最初是以文化的差異性與多樣性，替弱勢民族伸張正義，只是有時太過強調族群文化的特異性，將所有社會不均等的根源都化約為單一的文化因素，而走向獨石論。後來社會上其他受到壓迫的群體，包括性別、性傾向、語言、宗教、階級、特殊需求等方面的弱勢群體，為了集結力量，競相加入多元文化主義的陣營，援引文化差異的論調，將社會不公平的待遇歸咎於文化因素，而構成巨傘論。」

不論是「獨石論」所造成的族群本質為尊、群體權利優先、固有文化至上的迷思，還是「巨傘論」所造成的造成文化概念混淆、弱勢定義紛歧、性別意識膨脹、階級議題潛蛰等問題，都無法解決多元文化的複雜性與具體可行的方法。因此，McLaren 主張個人在面對多元與差異的議題時，必須隨時重新思考身分認同與差異的關係，透過歷史敘事，建構自己的故事與歷史，恢復自己的文化，成為新民族或新興民族。而國中社會科教科書之內涵不應以漢人意識為主體，而是可採跨文化之建構，故在內容編排上，可打破傳統的編排方式；國中八年級的教材不應全部都是介紹中國的歷史與地理，可將中國的歷史與地理視為世界歷史與地理的一環，以期建立多元文化觀。除此，在國中八年級社會篇應加強對民主政治之介紹，引進各國成功的民主政治模範，宣導人民之義務與權利，並以人民抗爭成功之實例為典範，以強化學生之民主政治觀；九年級社會篇介紹「全球化下的多元文化」（翰林，2013 九下：111），應提出在面對強勢與弱勢文化所應有的態度，瞭解差異之所在，進而接納多元文化觀，並以跨文化之理念，讓多種文化並列前進。

五、轉化教科書之內涵而回歸人文馬克斯主義

McLaren 認為所有的文化都是因壓迫者經濟方面的需求而滲入霸權，故霸權在生活中無所不在，目的是使大眾甘心受統治階級的主宰，因此，多元文化主義需挑戰生活中所有的文化霸權（錢克瑋，2008）。國中社會科教科書之多元文化首要的工作是挑戰資本主義所造成的霸權，而 McLaren 認為受壓迫者必須以實際的動作直接扭轉社會結構、去挑戰壓迫者的政治權力，這是需要革命實踐的（McLaren & Scatamburlo-D'Annibale, 2004）。故國中社會科教科書應使學生明瞭資本主義之霸權，理解可採革命的實踐以破除資本主義的壓迫，其方法為轉化社會結構，而轉化社會結構必須從教育著手，即以批判教學論的落實來實踐。故在介紹國中七年級歷史篇，應使學生瞭解漢人霸權建構的過程，從而解構漢人霸權；八年級歷史篇應增加對其他文化之介紹，不應獨厚中國文化；九年級歷史篇中近

代歐洲的興起與變革中，可藉由工業革命所產生的弊病中，增加篇幅以介紹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及人文馬克思之觀點，以培養學生之自我批判省思能力。除此，在九年級的社會篇中，藉由介紹經濟與生活，增加學生對經濟結構的理解與歷史建構的過程，使學生反思自身進而落實批判教學論，成為轉化社會的力量。

本研究藉由 McLaren 革命多元文化理論省思國中社會科教科書，希望藉由多元文化觀培養學生批判反思之能力，以達轉化社會之目標。誠如 Gay G. (1995) 提出：「教育並非中立或客觀的，它是一種既定社會脈絡下的政治行為，回應改革策略不足以帶來讓學校與社會真正成為民主、平等、效能與正義全面性變革，唯有教育的根本核心與價值假設的深層結構轉化，才能獲致解放。」在這樣的立論上，便是將教育推向實踐政治行動，成為轉化社會結構的一股力量。

伍、結語

McLaren 藉由透視白人意識，破除對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的迷思，深化多元與差異的議題，提出抗拒後現代主義之實踐戰術，並回歸人文馬克斯主義，為弱勢族群發聲，建立多元聯盟，以期解構資本主義與主流霸權之掠奪，讓多種文化並列前進並保持完整，重建社會之平等與正義。

本研究運用理論分析法對 McLaren 革命多元文化主義作內容分析，並以此對國中社會科教科書的多元文化教育觀進行反思，國中社會科教科書首先應破除教科書中主流漢人意識之迷思，進而解構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之假慷慨，再藉由抗拒後現代主義之批判教學論，解構資本主義所造成的不平等，最後，並以教育場域發展師生的對話實踐與批判意識，培養公民意識，以達轉化社會之目標，以期平等的對待臺灣弱勢族群，彰顯文化的多元性。本研究如同 McLaren 的初衷：「透過批判，找出弊病，使現狀更好」，期使其多元文化理論之論述更為完善。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 李志成（譯）（2000）。T. Eagleton 著。《馬克思》。臺北：麥田出版。
- 洪泉湖（2005）。《臺灣的多元文化》。臺北：五南圖書出版。
- 教育部（2008）。《97 年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國民教育社群網。2014 年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網址：http://teach.eje.edu.tw/9CC2/9cc_97.php
- 張建成(2000)。臺灣地區的鄉土教育。載於張建成（主編），《多元文化教育：我們的課題與別人的經驗》（63-102）。臺北：師大書苑。
- 張建成(2007)。獨石與巨傘—多元文化主義的過與不及。《教育研究集刊》，53（2），
103-127。
- 蕭昭君、陳巨擘（譯）（2003）。P. McLaren 著。《校園生活（Life in Schools）》。臺北：巨流。
- 錢克瑋（2008）。《Peter McLaren 革命性多元文化主義及其對臺灣多元文化教育的啟示》。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中正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嘉義。
- 翰林出版社主編（2013）。《國中社會》。（初版）臺南：翰林。
- 譚光鼎（2008）。多元文化教育的批判與檢討。載於譚光鼎等（主編），《多元文化教育》（417-446）。臺北：高等教育。

外文部分

- Gay, G. (1995). Curriculum theory and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In. A. Banks & C. A. M. Banks (Eds.),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pp.25-43). New York: MacMillan.
- Giroux, H. A. and McLaren, P. (1994). *Between borders: Pedagogy and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
- Lash, S. (1990). Learning from Leipzig.....or politics in the semiotic society.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7, (4), 145-58.

Lopez, I. E. H. (1996). *White by law*.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McLaren, P. (1995). *Critical pedagogy and predatory 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McLaren, P. (1997). *Revolutionary multiculturalism: Pedagogies of dissent for the new millennium*.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McLaren, P. and Rikowski, G. (2002). Postmodernism in education theory. In D. Hill & M. Cole (Eds.), *Marxism against postmodernism in educational theory*. (pp.3-13). Lanham, MD: Lexington Press.

McLaren, P. and Scatamburlo-D'Annibale, V. (2004). Paul Willis, class consciousness, and critical pedagogy: Toward a socialist future. In N. Dolby and G. Dimitriadis (Eds.), *Learning to labor in new times*. (pp.41-60). New York: RoutledgeFalmer.

McLaren, P. and Farahmandpur, R. (2002). Breaking signifying chains: A Marxist position on postmodernism. In D. Hill & M. Cole (Eds.), *Marxism against postmodernism in educational theory*. Lanham, MD: Lexington Press.

Minh-ha, T. T. (1991). *When the moon waxes red: Representation, gender, and cultural politics*. New York: Routledge.

Wray, M. and Newitz, A. (1997). *White trash: Race and class in America*. New York: Routledge.

Young, I. M. (1990). *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The Multicultural Reflection on Junior High School's Textbooks by Peter McLaren's Revolutionary Multiculturalism

Mei-Man Feng*

Abstract

Peter McLaren broke the myth of conservatism and liberalism by inspecting whiteness. He brought up the practical strategy of resistance postmodernism and went back to humanistic Marxism for the inferior people. Besides, Peter McLaren built multicultural ally to re-construct the deprivation of capitalism and hegemony, and to make multiple cultures go forward and keep them complete and rebuild the equality and justice of society.

This paper is aimed at reflecting the multicultural perspectives of junior high schools in Taiwan by analyzing McLaren's revolutionary multiculturalism, and proposing the idea of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in society through studying textbooks in junior high. At first, Taiwan's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should break the myth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and re-construct the fake generosity from liberalism and conservatism. In addition, the researcher has developed the teacher-and-student dialogical praxis and critical consciousness to cultivate the civil consciousness, to transform the social objectives and brighten the multiculturalism.

KeyWords: revolutionary multiculturalism, whiteness, resistance postmodernism, humanistic Marxism, critical pedagogy

* PhD. student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Education,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Email: f3704395@yahoo.com.tw